



长篇小说文库
文学馆

女
情



女情——即与游天

——即与游天

中国工人出版社
（北京）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1942.7.7

本书网络原名《亡村女吊》
长篇悬疑爱情小说
羽井缺一◎著

长篇小说文库
文学馆

女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吊 / 羽井缺一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8.7

ISBN 978-7-5008-4178-4

I. 女… II. 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2868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12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言：小羽和她的小说



两年前，一个女孩子写了一本叫《女吊》（原名《亡村女吊》）的恐怖小说，她把这部小说贴到了网上，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。我也是追着她的小说阅读的网友，我从她的小说里读出了一种阴冷和沉重。随着故事的深入，那种揪人心肠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。

认识小羽是因为她的小说。

《女吊》里弥漫的那种怨忿的情绪纠缠着我，让我经常在深夜里叹息。我不仅仅为小说里的人物叹息，也为小羽叹息。

为小说中的人物叹息，是因为小羽用她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精彩的故事，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，充满苦难。为小羽叹息，是因为这本我看好的小说多灾多难，迟迟没有出版。我可以感觉到小羽的目光在穿过重重的迷雾，那目光中包含着焦虑、痛苦和迷惘。

我不知道小羽是在什么情境下创作这本小说的。我只知道小羽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写这本书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她的妈妈，也就是，给她妈妈一个安慰，一个希望。也许，连她妈妈也没有想到，女儿写的小说如此精彩。可如此精彩的小说竟然历经波折，无法出版。善良的小羽内心的痛苦是可以预见的，她的小说非但没有给妈妈带来安慰和希望，相反的还给苦难的妈妈带来了新的担忧。女儿的一切都牵动着妈妈的心。

我看过很多同类型的小说，《女吊》实属上乘。为此，我也想尽了办法，还是没有办法让小羽的小说见天日。说实在话，我替小羽不平 and 愤怒，可这又有什么用，我只能劝她等待，总有一天，会有人出版这本书的。因为小羽身体

不好，情绪经常波动，我有时就安慰她，希望她在最艰难的时刻坚持下来。善良的小羽自己身体不好，而且面临着很多困难，在汶川大地震我被埋在废墟里后，她流着泪为我努力想尽千方百计，希望我能够获救。其实，我埋在废墟里时，还想过一个问题，我不能为她的书写序了，因为在遇险前，我曾经答应小羽，给她写个序的。

命运总是充满了惊喜。

就在我认为活着出不来的时候，我却获救了。

就在我获救后，得知小羽的小说要出版了。

我为我生命的失而复得而感动，也为小羽的小说出版而激动。我想这些都是上天对善良的人们的馈赠。

今天，写下这些文字，为小羽，也为她将要出版的《女吊》。我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让我动容的小说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本书，走进小羽的内心世界，你会发现金子般闪光的东西，那应该是人性的光芒。小羽的小说，也可以说是她内心世界的一角。

李西闽

2008年10月20日写于北京

引子：盘吊

有一出戏文，可惜到我父母辈的时候，就已经很少能够看到，而到我们这代，大概已经彻底绝迹了，那一出戏文，叫盘吊。

我爷爷那年代的地方戏达到鼎盛时期，有时候热闹到几个戏同时上演。如果将东一厢美轮美奂、缠绵婉转的越剧比作为爱情电影，西一厢铺张浓烈、慷慨激昂的绍剧比为武侠电影，那么阴森诡异、鬼魅苍凉的盘吊，则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电影了。

看盘吊的观众是最最“忠实”的，不到天明是不敢回家的。有急事要赶回去的，也一定搭伴而行，独自不可也不敢走的。听说还有个规矩：如果非得回去，那么回去前，只能是撞撞同伴的身体，意思是回家去吧。绝对不可说出回家去的话。违反的话，那么随自己而去的，就不知道是“谁”了。

这些当然是迷信。但从这些描述中，盘吊的恐怖，就可见一斑了。

盘吊，是尽显真功夫的，也正因为吃的是真功夫的饭，所以到了现代才会绝种。据说，舞台上要用二十多张八仙桌，叠成两至三层楼高。然后扮演上吊者的演员，一层一层地翻上去，每翻一层，就变一次脸。每一次的变脸，都是极其恐怖的。翻到最高处，才把脖子套到那悬布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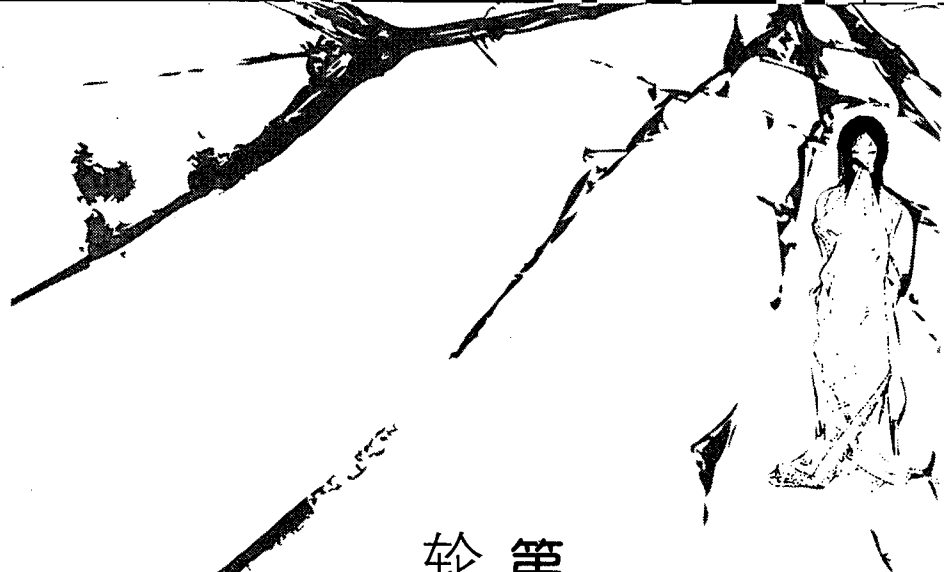
那悬布前，有一面镜子。演员可以通过镜子时刻观察动向：如果一旦在镜子中出现了两个人影，那其中一个人影就是脏东西来了，一旦遇到这等情况，演员不得逗留，要不真的会有可能被吊死，他得马上跳下舞台，混入人群中。

盘吊有男，有女。男的为男吊，女则为女吊。

老人们说，女吊比一般鬼多三分阳气，所以她不怕阳气极盛的人类。她是身着红衣红裤的女子，面色惨白，凄厉幽怨，她披散长发，力量强大。这样一只垂垂飘荡在黑暗中的鬼魂，悲哀地喊着：苦啊——苦啊——

然后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

故事便开始登场了……



第壹卷

轮回春又遇
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•

1 森森旧宅

代川玉的后脊梁冷飕飕的,背后似乎有刷刷过来如冷箭的目光。

他迅速转头,背后那些村民虽然集体漠然,但目光中仍有掩藏不住的好奇,只是那表情,在他转身时又刷刷一飞而过。

村民们看着他走进那幢年久失修的旧宅,每个人定格了动作,只有目光在闪烁。

但代川玉还是感觉到了——那些人看他的目光,如看一具死尸。

三月时,代川玉还停留在桃花村,接了个非常难得的大木活。六月时,他回过一趟家,把做木工所赚来的几个钱交给了年迈的娘。在家逗留数日,在娘浑浊的泪眼中,他又开始为寻找下一个木活而不停行走。走啊走,到底走过多少个村,他已经不记得了,就像一路曾赞叹过的绮丽风景。

走的路多,娘亲手做的鞋子也已经破旧不堪,右鞋的前上端已经被大脚趾磨出一个醒目的窟窿来。每逢下雨,他仍旧还是脱下这双唯一的鞋子,赤脚上路,脚掌上,有厚厚的老趼,也有新生的水泡。

十月的一个夜晚,他来到这个村前,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一幕奇特诡异的自然景象:高挂在天空的一轮满月中,萦绕着稀云,那稀云是红色的,确切说是发暗的血腥色。这些云层层叠叠,像一股潜入大地的龙卷风,它们也正以这样可怕的姿态向下面沉去。

像女人脸上被泪水冲刷而下的一柱胭脂的红色痕迹,更像是一根从天而降的邪恶的红色手指,鼓捣着人间的某一块地面。

代川玉被那景象吸引,遥遥地跟随而来。

还没进村前,就有种奇异的感觉袭上心头。那个村,笼罩在夕阳下,那阳光就像被隔了一层薄纱,昏黄得不似真的。

迎面而来的是一棵巨大的古槐树,长长的杂草紧紧抱着槐树的根部,杂乱、繁茂,像死乞烂缠又皱皮蔓延的脸。那大树上有参差不齐、新旧不等的白布条,其实已经不能称做为“白”布条。这些布条大概经历了诸多风雨诸多岁月的侵蚀,早已破烂不堪,锈迹斑斑,给这棵孤单的古槐树增添了几分苍凉。它们在风中垂垂飘荡,如飘荡着穿着灰袍的无骨的人。

代川玉的内心,隐隐有不祥感。

一路过来,村里的人不多,却个个怪异。最奇怪的是,代川玉遇到的全是女人。这些女人们沉默地忙碌着,各人做着各人的事,没有对话,没有笑声,更没有人上前打招呼,但代川玉感觉得出,每个人都在看他。

代川玉打量着村里,整个村的格局是很费匠心的,有刻意凿出来的浅浅水道,可以引来水,环绕着村子里的每户房子。可惜,水道早已经干涸见底,里面承载着的再也不是清水,而是烂泥、枯叶、石块等。而村里的每户人家几乎都有宽敞的院落,可以见到叠砌考究的墙面,墙头的飞檐下挂着串破烂不成样的铜铃,在风中,一串串的声音,在空气中单调地响着。这一切的一切,还可以让人感觉出往日华美的风采。只是房子大半是破旧的,围墙东倒西歪的,瓦砾堆里杂草丛生,窗户也在风吹日晒中变了形,烂了的窗户纸在风中抖动着……代川玉叹了口气,心想:如此懒惰而又穷困潦倒的村,实在少见。不过反过来想,对于正在找活的他,却是好事。

他想找个投宿的客店,问问一个女人,一问三不知。代川玉彻底茫然了。他走了好几天了,又饿又渴,想找个地方能歇歇脚。他站在人来人往的路中间,看着那些把他当空气的人群,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
有个女人眼神闪闪的,似笑非笑的,大概看出了他的疲累,给他指了指前方的一栋旧宅。

有某种奇异的念力,共同默契地推动着代川玉。代川玉被牵引着,走到那一栋荒凉的旧宅前。旧宅的门窗大开,破墙颓瓦,荒凄晦阴,有一股浓郁的神秘之气,看起来似藏着许多秘密。

既然手头拮据,何况也无地可投,索性就借住这旧宅,此地看来也已多年无人居住,代川玉打算冒昧前往。

那一晚，代川玉在旧宅中安顿了下来。

旧宅中的房子大概已经空了许许多多，房子里全是浓重的霉味，熏得人要呕吐，铺天盖地的蜘蛛网不停缠绕着代川玉的脸，地上厚厚的灰尘，一路过去，踩出一只只显眼的脚印。

他找了一间靠着外墙的小阁楼，看到那里有一张雕镂精美的床，在临睡前，他还细细地观摩了一会儿，心里忍不住赞叹着这精湛的做工。

虫儿啾啾，代川玉在那华美的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

或许在异乡，常常会涌上寂寞伤感。他想到他那花白头发的娘，她需要他的照顾，可窘迫的生活只能逼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远走他乡。

或许是这村，人人那不同寻常的举止。她们的沉默，她们见到他的表情，及他走进这旧宅时，她们的目光……

在胡思乱想中，蓦地，他意识到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连小虫儿啾啾声也没了，空气中是大团大团的寂静，这种寂静隐藏着一股肃杀之气。代川玉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
他屏息感觉这突如其来的寂静，但不多久，这寂静就被打破了。

……笃……笃……笃……

隐约听到细微的脚步声，出现在楼梯口。

难道是幻听吗？

代川玉心生讶异，微微抬头，仔细倾听。

……笃……笃……笃……

似是一双鞋走在木地板上的声音，声音越来越响，也越来越近。

果真是人上楼梯的脚步声。

代川玉确定自己不会听错。一想到这奇奇怪怪的村子和人们，他的不祥感汹涌而来。他的心提了起来：难道这是村里的人，看我一人在这荒宅中，贼心顿起？可此人走路却又不像是一般贼那么蹑手蹑脚，难不成……是要谋财害命？

代川玉拿起身旁的行囊，一个翻身，将自己藏于床底下。

那脚步声果真朝这房间而来。在门口，那人似在犹豫，静默地停顿了一会儿，接着房门被打开了，房门的转轴发出凄厉的声音。

——吱呀！

代川玉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个人的脚。

在淡淡月光下，一双小脚上套着鲜艳的红鞋。

两根白色的绸绦，一直拖在那双红鞋的旁边，它们在月光照射下，如银光雪浪，随着鞋子的移动，也跟着飘来飘去，明来暗往。

鲜艳如血的红，和着森冷的白，在清清的月光下，显得醒目可怖。

代川玉大着胆子想探出头去看个究竟，可惜头却不小心碰着了床沿，发出响亮的砰声。他来不及揉揉头，赶紧往外看。

他大吃一惊，才一瞬间的工夫，外面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。

代川玉全然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挨到天明的。他在那空荡荡的房间里，不敢离开也不敢移动，那段时间似乎完全停止了，空气也被隔绝了。他只听到自己大口大口的喘气声，直到晨曦微露，东方发白撕破了黑暗。

他慢慢起床下地，凝视周围。他想，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因为自己饿与渴所造成的心生幻觉吗？是的，他有两天没有进食也没有喝水了，但他是个结实的男人，仅仅两天没有进食难道就会让他虚弱不堪？不，这一切绝对不是幻觉！这绝对不可能。他清晰地记得半夜上楼的脚步声，和那令人感到恐怖的红鞋。

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一切是真的！

他隐约地感到，他所听到的脚步声及那双红鞋，恐怕不是……

突然他想起昨天一路过来时，厚厚灰尘中所留下的他那显眼大脚印。

他迅速奔下楼去，从楼梯台阶到地板，一路跟踪着望去，厚厚灰尘上，布满了突兀而凌乱的大脚印，正是他自己的。那么，他想见到的小脚印呢，穿着鲜红绣花鞋的小脚所留下的脚印呢？

一个都没有。

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，这个令他不可思议的景象，也让他证实了心中所想。

还没等回过神来，就听见旧宅外有响声。他蹑手蹑脚走到门前，猛地一把拉开大门。

彼此都给吓了一跳。

几乎全村的老弱妇孺都站在门外。这么多人齐刷刷地出现在代川玉眼前，

着实把他给吓了一跳；而突然从这门里蹦出一个人来，无疑也让那些村民吓得惊慌失措。她们看到他，犹如见到了鬼，都惊恐地纷纷后退。

有人终于还过魂来，开口说话：

“他是活的？！”

声音渐渐多了。

“好像没死。”

“不会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有一位长相清秀的女孩子，十五岁左右的样子，满眼都是疑惑，大着胆子走上前，伸手去碰了碰意识还混沌的代川玉。

“他是热的，他的确是个活人。”接着她回头，怯怯地向身后的一个胖女人发问：“娘，他就是男人啊？”

什么男人？如果自己不是男人还是什么啊？听得代川玉不仅郁闷，并且更加茫然失措了。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，什么死啊活的？”他忍不住发问。

所有人都集体沉默了，不说话，却用更奇怪的目光看着他。而那位满脸横肉的胖女人更是凶相毕露地狠狠拧了那女孩子一把。女孩子疼得哎哟一声，不敢吱声，只是瞅了瞅代川玉，眼睛里含满了泪水。这样无辜受罚的表情，看得让代川玉心生同情。

“大娘，她说错什么了，你拧她干吗？”代川玉忘记了自己是来这个地方讨生活的，忍不住替那女孩子打抱不平。

他以为那胖女人会在他那干瘪瘦弱的脸上挥舞她的拳头，出乎他的意料，对方仅仅只是冷哼了一声，拖了女孩子的衣服就走。女孩子不想离开，扭动着，回着头，看代川玉。胖女人伸手一巴掌，女孩子白白嫩嫩的脸上，顿时五个红手印分外醒目。女孩子抽泣了起来，委屈地随着胖女人离去。

所有留在代川玉身边的人依旧直直地看着他，但还是不开口说话。这被众人目光包围的感觉太难受了，难道她们没见过男人？

代川玉突然想到昨晚的一切，不管这群人是聋子还是哑巴，他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请问，这个宅子是谁家的？”

果然又“聋”又“哑”了，所有人不吱声，面无表情，纷纷散去。她们为何而来，又为何而去？代川玉不解。他看着阳光散淡地照在这些人的身上，恍惚中似

看到幻觉，像是一个个虚幻的影子在走动。而在这幻觉中，他看到最前面的一位老太太，面慈的脸上显露出令人无法捉摸的一抹笑，那笑神秘莫测，无悲无喜，却让人觉得其中深藏玄机。不知是什么驱动着代川玉，他大步跨前，挡住了她：“老人家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？”

老太太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了看他，有股奇异的光芒在她眼里闪烁了几下，但还没等代川玉捕捉到这微妙的光芒，她就垂下了眼皮，摇了摇头，拄着她的拐杖，离去了。

代川玉从她的眼神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他当下决定尾随在她身后。老太太进了一个院子，院子内是一间破屋子。她进了破屋子随即便关上了大门。

他走上前，听到院子里传出一个稚气的童音。

“奶奶，又有人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这一次那个人还活着。”

“奶奶，那个人是男人吗？”

“好了，别问这么多。你看看，木匠怎么弄得这么破了。”

“又不是我的事，它早就快散架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代川玉思忖了一下，伸手拍了拍紧闭的大门。大门开了，老太太看着他，含着一丝惊讶，问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一个五六岁的可爱孩童嗒嗒嗒地从黑暗的屋子里跑出来，他扶着奶奶的腿，一双天真无邪的双眼充满了好奇，上下打量着代川玉。当他看到代川玉右脚上那个大窟窿时，抿嘴笑了，大概怕奶奶会责怪自己的无礼，他急忙强忍住了笑。

代川玉冲他微微一笑，小孩也毫不遮掩地咧开他的嘴巴，笑了。

“是这样，老人家。我是个木匠，刚才听到你们说你们的木匠破了，我帮你们修吧。”

“木匠？”老太太的声音里充满了怀疑，“你是木匠？怎么可能？”

“我的确是木匠，老人家。”代川玉诚恳地解释道，“现在找活不容易，我已经跑了好几个村，才来到你们这里。”他边说边扫视了整个屋子。这个屋子分内间和外间，在黑暗中，破败简陋得令人难以想象，椅子大多缺胳膊少腿，桌子下垫着块大石头，看起来岌岌可危。

“这样吧，我不收您一个子儿，只要能在您这里吃口饭喝口水就行。”

老太太陷入沉思，静静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还能帮您修这里的桌子椅子，您看您这里，都破——”

代川玉急急地极力想说服她，可老太太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甩甩手：“你还是赶紧走吧。”

身旁的孩子盯着代川玉皴裂的嘴唇，一转身跑了进去。过不多久，他小心翼翼地端着那只破了的木舀，木舀中的水滴滴答答漏个不停。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代川玉面前，仰着头说：

“你喝水吧。”

孩子诚挚的眼神感动了代川玉，他感激地对他点点头，低头看他手中的木舀。代川玉一看到水，情不自禁地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。他接过木舀，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完。水，滑过他干燥的咽喉，渗入他干涸的肉身，游弋进他的血液，每一滴水与血融合在一起，他感觉他的每一寸肌肤都浸润舒展了。

代川玉放下木舀，蹲下身，问小孩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小八哥！”小孩的眼睛亮亮的，一尘不染地回答。然后他模仿着大人的口气，反过来向代川玉发问：“那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代川玉！”

代川玉看着小八哥，感觉到自己很喜欢眼前这个孩子，眼角浮现出温柔平和的神情。

他拿起那个破木舀，走了几步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放下行囊，细细察看，原来竹箴早已烂了。手脚奇快的他拿出工具，固定住木舀，一番敲敲打打后，一只牢固的木舀便出现在小八哥面前。

“拿去舀舀水，看还漏不漏？”

小八哥拿着木舀跑进灶房，随即是他欢快的声音。

“奶奶，不漏了，不漏了。”

小家伙兴奋地端着木舀出来，果真满满一舀水，一滴也不再漏。小八哥把木舀再递给代川玉。代川玉笑了，拿过来一饮而尽，放下木舀，摸了摸小八哥的头，转头就走。

“站住！”身后是老太太的声音，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想在这里肯定还是有活可干的，我不会走的，再等等，可能会有人来找我的。”

“你想住哪里去？”

“就住昨晚住的那。”代川玉轻描淡写地说，但内心还是有些恐慌。那个旧宅，确实有些诡秘。

“一定不肯走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反正到了外面也有可能饿死，还不如在这里，这里肯定有活可干。”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这里有很多可怕的秘密，你还会留下吗？”

代川玉想到昨晚的一切，有点犹豫，最终却还是坚定地说：

“我想留下的。”

“进来！”老太太不冷不热地，但语气却不容置疑。

代川玉狐疑地跟着她走进房子里。她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慢慢地走到灶台旁，从锅里端出一碗米饭，又拿了一点咸菜，放到他面前。代川玉看了那碗饭一眼，再看了她一眼，老太太没有任何表情地望着他，不知为什么他不敢伸手去拿那碗他非常垂涎的米饭，直到老太太把碗塞进他的手里。

“吃吧。”

小八哥靠在奶奶的身旁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代川玉的狼吞虎咽。老太太抚摩着孙子的后背，慢吞吞地说：“看得出你像是个木匠师傅，这里已经有几十年没有木匠师傅过来了。昨晚你能平安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……非常，非常的奇怪！”她说到这里，一连用了很多个“奇怪”，“或许是你命大吧。以后你就在这里帮别人修修补补，你呢，赚你的钱。你也不用回那个旧宅去住了，就住我们这里吧。不过我这里可不白住，我家里的桌子椅子你都得给我修好了，就当付给我的房租，怎么样？”

代川玉的嘴巴里塞着米饭不能说话，他高兴地直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小八哥也听懂了，为家里即将新添人口，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。

吃完了饭，代川玉抹了抹嘴，将一肚子好奇的问题全给抛了出来：

“老人家，为什么这里没有木匠师傅来？还有，昨天晚上我在我住的那地方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……”

还没等他描述是何等的奇怪，老太太又打断了他的话，冷冷地站起来，说：

“你不用问那么多。你只需记着，留在这里，未必如你所愿，这里有……”

她没有说这里有什么，就住了口，眼神里飘悠闪烁。她的声音轻轻的，似自

女
吊

言自语,似藏着深不可测的恐惧:

“保不定,明天或许你就没命了。”

阴暗的房间空气中透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气味。代川玉定定地看着她,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

3

古槐树的秘密

代川玉留下来了。

当天,老太太就命令他脱下了那双布鞋,把那双窟窿给修补好了。当她把鞋子扔到代川玉手里时,她的态度是冷冷的,但拿到鞋子的代川玉的心里,却是暖暖的。

当天,那个被胖女人拖走的女孩子便出现在奶奶的院落里。当她看到代川玉时,掩饰不住的高兴。她叫小雨,人如其名,如雨般纯净透明。或许是从小有接触过男人,她对待代川玉的态度不像那些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。她没有过多的羞涩,更没有矫饰的矜持。她看着他,就是直直接接大大方方地看着他,她心底里的喜欢,也表现得一览无遗。

甚至她会天真无邪地看着他的脸,真实而又真诚地说:

“川玉哥哥,你真好看!”

她会伸手过去摸摸他的眉毛。

“你的眉毛,真好看!”

她再摸摸他的鼻子。

“你的鼻子,真好看!”

她的目光移到了他的嘴唇上,她直接伸过手,又想去摸他的嘴唇。代川玉这次终于没能忍住,他大笑着,躲开了她的手。

小雨抿了抿嘴巴,她不懂代川玉在笑什么,但因为他的笑,她也天真烂漫地跟随着笑了,她边笑边说:

“川玉哥哥,你的嘴巴最最好看了!”

代川玉心里暖流四溢,他知道她的所有言行并没有一丝男女之间的暧昧,相反,她的喜欢,让他感觉弥足珍贵。

因为可爱的小八哥和天真的小雨,以及脸冷心热的奶奶,让代川玉在此感